

游历欧洲历史的经典咖啡馆指南

The European Coffeehouse Culture

克劳士·提勒多曼 著  
林珍良 译

团结出版社

咖啡馆里的欧洲文化



# 自序

## ——咖啡馆里的欧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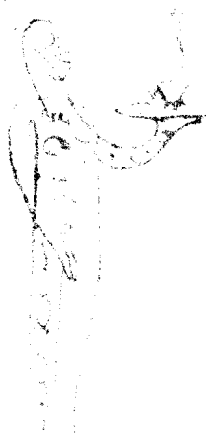
根据一个有趣而且听起来可信的说法，“咖啡”不是由人，而是由动物所发现的。大概在五百年前，衣索比亚的牧羊人注意到，他们的山羊吃了灌木丛中一种红色的莓子之后，突然兴奋地跳起来；牧羊人也好奇地尝尝这种看起来像樱桃的果子，结果也感受到类似的兴奋感。于是，咖啡在世界各地的流传便由此开始。

在十五世纪，种植咖啡是阿拉伯人的专长，这项专长持续超过两百年。阿拉伯的海港城市——摩卡（Mokka）渐渐发展成咖啡产业的中心，至今，摩卡这个字仍是这种“享受兴奋”的保证。

阿拉伯人将烘焙过的咖啡树种子所制成的热饮称为“夸瓦”（Qahwa），这种夸瓦的享受一开始只限于宗教团体。回教信徒视咖啡为仙丹，因为咖啡可以帮助精神的集中，如此他们便能专注地侍奉真主阿拉。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也知道这种饮料具有兴奋的作用，所以在东方，具社交吸引力的小咖啡馆便一家家地开张。盛在小杯子里的热夸瓦不只能使人活力充沛、凝神专注，也让人在谈话、游戏、音乐间更显得活泼、活跃。阿拉伯及土耳其的统治者甚至对咖啡馆有些害怕，因为在这些聚会的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对政治不满的论调。

不过，这种潜在的危险根源是无法阻拦的。愈来愈多的人在热烈讨论时，习惯来上一杯“黑水”。到了十六、十七世纪，这股来自东方的享受席卷了整个欧洲。

在欧洲，有关咖啡的最早文献是出自一位名叫里昂哈特·



饶沃夫 (Leonhard Rauwolf) 的奥古斯堡医生。一五七三到一五七六年间, 饶沃夫到耶路撒冷及中东旅游; 一五八二年, 他在劳因根 (Lauingen) 发表的报告中, 称赞这种东方国家的热饮“乔柏”(Chaube) 是种好饮料。他指的当然只是咖啡在医学上的治疗效果, 他提到: “咖啡的颜色和墨水差不多黑, 对胃不舒服的症状特别有效。中东人在清晨, 会很讲究地将咖啡倒入陶制或瓷制的小杯中饮用。”游客偶尔会随身带一些咖啡生豆回到自己的国家。所以, 最初这种异国饮料只在社会的特权阶层中流传。大约从一六六〇年左右开始, 大宗的咖啡才经由地中海港口马赛及威尼斯进口到欧洲。同时期, 咖啡在英国似乎已经相当流行, 因为在英国已经有征收咖啡税的相关讨论。

差不多在同一时期, 一位法国学者尚·狄戴丰乐 (Jean de Thévenot) 出版了一本他的《东方游记》, 书中也提到这种美味的“黑水”。他描述咖啡的烹调方式, 也称赞咖啡所引起的民主风潮。戴丰乐解释咖啡在土耳其的饮用情况: 土耳其有许多公共咖啡馆, 在那儿, 客人可以喝到用大锅子煮出的饮料; 那里没有社会阶层或信仰的差异, 所有人都是顾客。到咖啡馆不是件丢脸的事, 人们走进咖啡馆为的只是追求娱乐。咖啡馆外有长凳子和草席, 坐在那里可以呼吸新鲜空气, 或是观察来往的行人。有时候, 咖啡馆老板会请乐手吹奏笛子或拉小提琴, 或请歌者献唱, 以吸引顾客上门。

戴丰乐建议他的读者和未来会喝咖啡的人, 要先小口地啜饮咖啡, 习惯咖啡的苦味, 当喝下第二口时, 就不会觉得这种味道不好。这位东方专家预言: “咖啡甚至会变得不可或缺, 因为它能阻止那股因饱足感产生的雾气往头上冲, 降低想睡觉的感觉。当商人必须写很多信, 而且整个晚上都要工作时, 在十个小时的工作当中喝上一两杯咖啡会有很大的帮助。此外, 土耳其人也相信, 咖啡能治疗一些疼痛及不舒服, 而且能够延长寿命。”

咖啡是否真有治疗效果, 专家和一般人对这个问题争论了

百年之久。在二十世纪初，化学方面的研究证明了那些著名的咖啡饮用者如卡萨诺瓦 (Casanova)、歌多尼 (Goldoni)、巴尔扎克 (Balzac)、史威夫特 (Swift)，以及其他欧洲的艺术家的说法——当他们在创作时，这种土耳其的饮料能让他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活跃起来。相当确定的是，咖啡有助于让原本模糊的概念变成清晰的意识，而且促成意义丰富的思维。现代科学所能证明的，其实十九世纪的法国历史学家尤利斯·米歇雷 (Jules Michelet) 已经提出了一个没有医学根据的论点：“咖啡，这种普通的饮料对思维有强大的影响，相对于含酒精的饮料，咖啡能提升精神的清醒与精确，驱走摇摆沉重的思考方式，让真理散发出光与热。”

在威尼斯的佛罗里安咖啡馆 (Café Florian)，苏黎世的欧笛翁咖啡馆 (Café Odeon)、柏林的罗曼咖啡馆 (Romani-sche Café)，以及难以数计的欧洲咖啡馆里，正散发出这样的光与热。多元的咖啡馆文化，都是从那种天花板及墙壁被烟熏黑的小咖啡馆里发展出来的：像是艺术家聚集的咖啡馆、为中产阶级开设的糕点咖啡馆、具政治气息的咖啡馆、有音乐演奏的咖啡馆、阅读的、下棋的、撞球的，以及水晶宫殿内附设的小咖啡馆。咖啡馆变成了论坛，也是逸乐的地狱，是驿站，是紧急的落脚处，也是充满熟悉气氛的幻想乐园；一九三三年开始，咖啡馆则是政治流亡者重要的避难所。虽然到处都在卖咖啡，人们也都坐在一起喝咖啡，但每家咖啡馆还是散发出难以混淆的独特气质。

现今咖啡馆中让人引发怀旧情绪的气氛，虽然可以归因于咖啡馆的陈设及老板的经营，但最重要的是咖啡馆的客人，不管他们想或不想，和他们有关的名人轶事或传说素材，都刺激着后人来追寻这些故事。不论是威尼斯佛罗里安咖啡馆里早期的骚人墨客，或是苏黎世欧笛翁咖啡馆里的达达主义者及迷惘的移民，这些人不会为人所遗忘；布达佩斯纽约咖啡馆 (Café New York) 的魅力不在于其美仑美奂的外观，而是第一



批从全国各地到此,并想以其想像力征服这座城市的艺术家们,在名为“三灵魂城”的布拉格斯拉维亚咖啡馆(Café Slavia),其名声来自于富创造力的热情,喜悦的气氛,以及那些略带沉郁气质的顾客,像是卡夫卡的女友米列娜·耶森斯卡(Milena Jesenská),那位在希特勒第三帝国没能幸存下来的女子。

本书根据不同的气氛选择了几家咖啡馆。在二十世纪初,光是在维也纳就大约有六百家咖啡馆,其他欧洲城市的咖啡馆也很多。在这些咖啡馆中大概只有一小部分,约一百三十家左右曾被人提及,其中更少的部分、大约是二十六家曾被确切地描述。这些咖啡馆至今仍享有盛名,而当时为人所见、为人所听到的名人轶事,至今仍被传颂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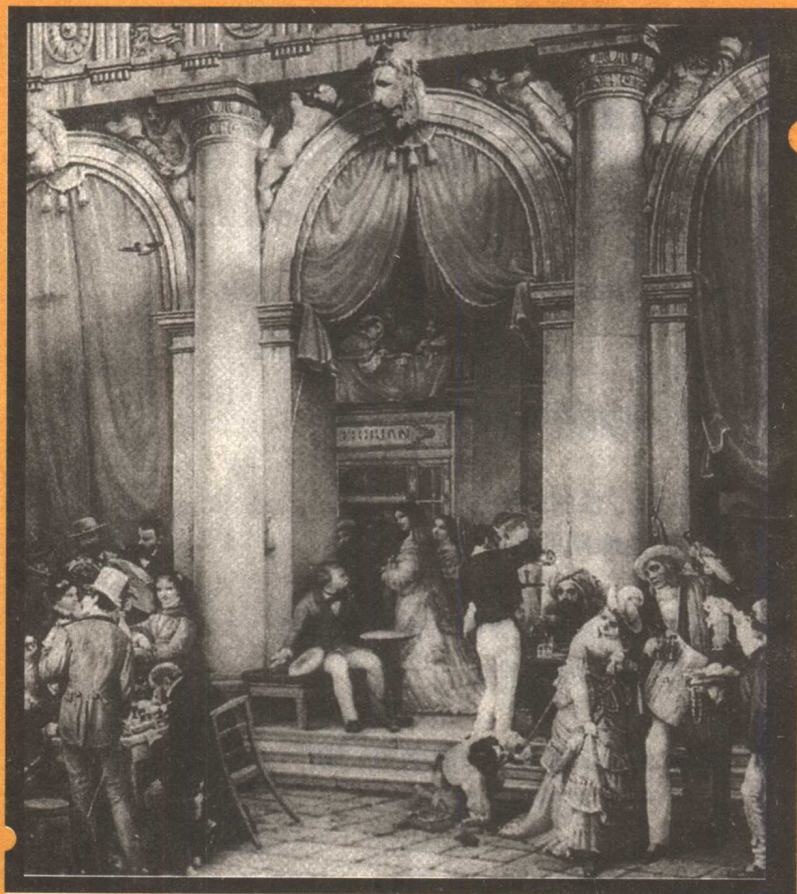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# 目录



佛罗里安咖啡馆





一面接着一面的墙上是令人惊叹的壁画。美丽女子及仍旧散发着香味的花环，这些壁画都是温馨粉彩的颜色，古色古香，而且历久弥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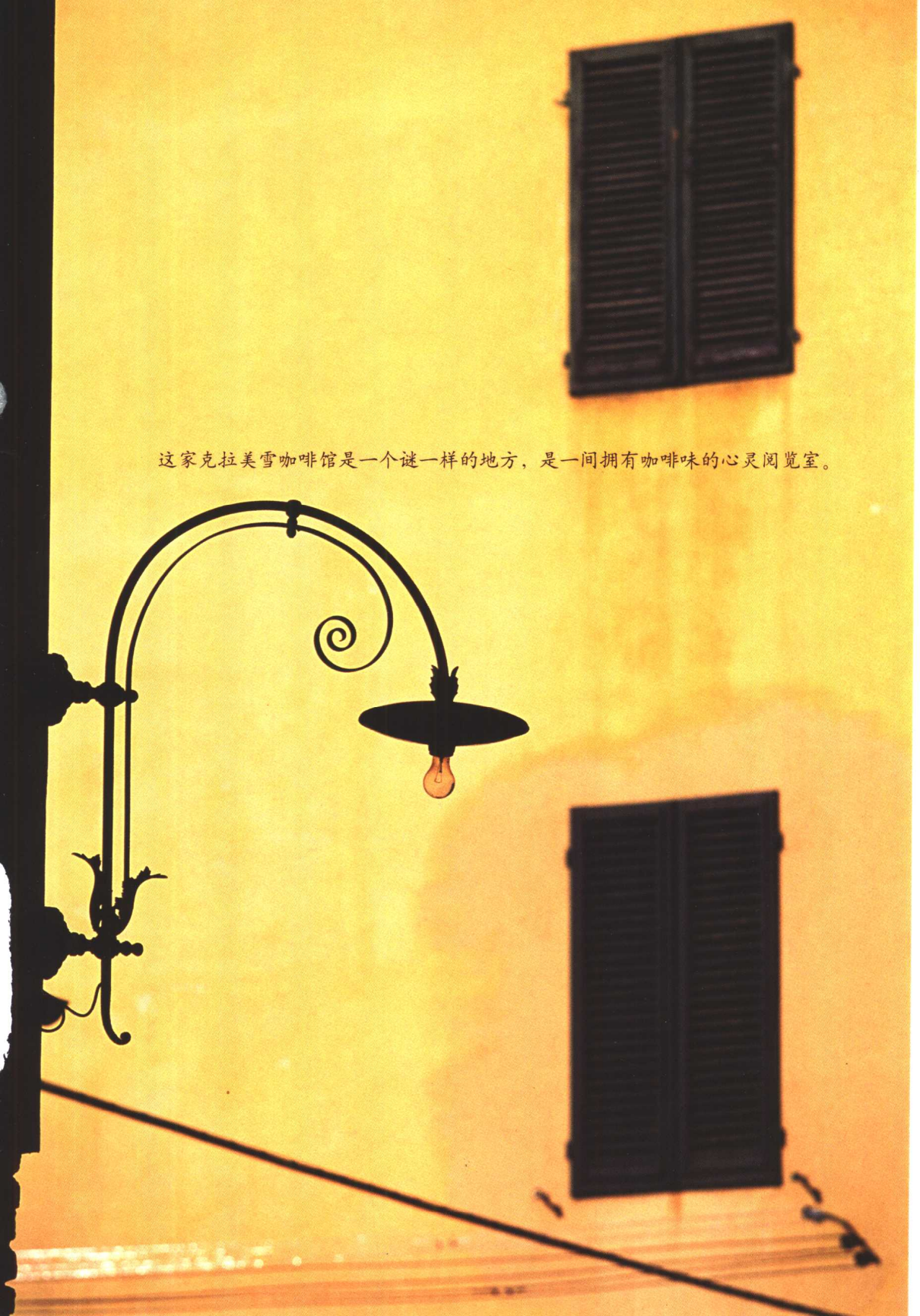
在黄昏时分，这位年轻女子常常能说服她先生去散散步，因此：他们两人便成为佛罗里安及圣马可广场上其他咖啡馆的常客。





人们追忆着属于欧笛翁的灿烂时光,《新苏黎世报》大声疾呼,唤起属于往日时光的回忆:“欧笛翁有它的传统,在它的大理石桌上,留下了所有艺术带来的气息。”





这家克拉美雪咖啡馆是一个谜一样的地方，是一间拥有咖啡味的心灵阅览室。





一条领带上的领结、一位演员的声音、一朵飘过米诺瑞顿教堂广场上方的云的颜色。借由这些对话，最微不足道的事和最突出的事因此有了相关性……



就像是一首伟大的交响曲。其中每一个音符都蕴含着匈牙利的过去和现在。







我们闲散而愚蠢地坐在这儿，没有钱包  
就坐在这家咖啡馆的空杯前  
中午十二点整  
一直到午夜十二点整  
就像是文学汪洋中的安全岛





咖啡馆如同是大城市怀抱中充满着掌声及新奇的小城镇





那是一丝往日艺术时代的气息,向我们吹拂而来,并令人惬意地叠积在我们的时代中。